

吳語贛語虛詞“箇”字三種用法的來源

梅祖麟

美國康奈爾大學

提要

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 98)說明吳江、金華等地的吳語管“這個”叫葛[kəʔ]葛[kəʔ]。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1985: 240, 244)引用唐代劉知幾《史通》裡的名言“渠、們(伊?)、底、箇,江左彼此之詞”,並且指出吳江話、金華話的葛葛“是箇的一系”。

北京話“這個人書”,用三種南方方言來說,是:

南昌話 箇 [ŋko] 個 [koʔ] 人个 [.ko] 書

吳江話、金華話 葛 [kəʔ] 葛 [kəʔ] 人葛 [kəʔ] 書

上海話 拈 [gəʔ] 拈 [gəʔ] 人拈 [gəʔ] 書

本文會列舉文獻裡近指詞“箇”的用例,助詞“個”的用例,並且說明吳語的葛[kəʔ]、拈[gəʔ],本字都是“箇”。

關鍵詞

吳語,贛語,近指詞“箇”,結構助詞“个”

北京話“這人的書”，用南昌話來說是“箇[ɿko] 個[ko^o] 人个[.ko] 書”；用丹陽話來說，是“格[kæ^o] 格[kæ^o] 人格[kæ^o] 書”；用吳江話、金華話來說，是“葛[kə^o] 葛[kə^o] 人葛[kə^o] 書”；用上海話來說，是“搿[gə^o] 搿[gə^o] 人搿[gə^o] 書”。

顏森《談談跟考本字有關的幾個問題》（1990）說明“箇”字在很多南方方言中有三個用法。一是量詞（南昌“個”[ko^o]，一箇兩箇的“箇”，通常寫作“个”。二是助詞（南昌“个”[.ko]），“我箇你箇”“好箇壞箇”，相當於北京話的“的”。三是指示代詞（南昌“箇”[ɿko]），相當於“這”。“箇中滋味”，即“這裡面的滋味”。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1985: 241 以下）引用唐劉知幾《史通》卷 17 的名言“渠、們（伊？）、底、箇，江左彼此之詞”，然後說：“箇字南北朝後期始見，唐以前僅見二例。庾信、徐之才都是南人羈留北方的，他們用箇字，可為劉知幾的話作證。唐宋時期的文獻裡箇才大量出現”。

箇 真成个鏡特相宜。（庾子山集 27）
 个人諱底？（北齊書 33 徐之才）
 个賊住！（僉載，廣記 171.6）
 个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僉載，卷三）
 个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舊唐書》卷五三〈李密〉）
 个儂居處近誅茅，枳棘篱兼用荻梢。（个儂，此人，那人。韓偓《贈漁者》詩）
 箇中有句在，下語更誰曾？（楊萬里《題湘中館》詩）

呂書頁 244 有一段精彩的論說。

阿堵、底、箇都是六朝時期開始出現於南方的口語詞，在現代吳語區方言還得到廣泛的反映，例如宜興、溧陽、金壇、丹陽、蘇州、吳江、杭州、紹興、金華、溫州等處都管“這個”叫葛葛或該葛，上海、寶山、松江等處都管“這個”叫迭搿（均據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前者是箇的一系，後者是底的一系。

參看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頁 98 “這個”和頁 123 “領格；前置形”（相當於文言的“之”），可知管“這個”叫“葛葛”的吳方言也管助詞（相當於北京話的“的”）叫“葛”。

	宜興	溧陽	金壇	丹陽	吳江	蘇州	金華
這個	葛葛	葛葛	葛葛	葛葛 ¹	葛葛	該葛 哀葛	葛葛
助詞 (的)	葛	葛	葛	葛	葛	葛	葛

吳江話這種“葛”[kəʔ]字有三種用法的現象在吳語裡是有代表性的。南昌話“箇”[ko]字有三種用法在贛語也是有代表性的。參看陳昌儀《贛方言概要》，可知余干、撫州、宜春也是指示詞、量詞、助詞都用“箇[ko]”。

《上海方言詞典》頁347說gəʔ₂有三種用法：(1)個gəʔ₂量詞。(2)個gəʔ₂結構助詞。相當於北京話的“的，地”。(3)[拊]gəʔ₂近指代詞。

“gəʔ gəʔ 人 gəʔ 書”這句上海話，本文按照趙元任(1928)的寫法寫作“拊人拊書”。這句話相當於北京話“這個人的書”。

如上所述，北京話的“這個”，用三種南方話來說是：

南昌	吳江、金華	上海
箇 [ˈko] 個 [ko˨˥]	葛 [kəʔ] 葛 [kəʔ]	拊 [gəʔ] 拊 [gəʔ]

贛語和吳語最大的差別在於量詞“個”在贛語是個舒聲字，在吳語讀如入聲。現在就要解釋為什麼去聲的“個”在吳語會讀如入聲。

鄭張尚芳《方言中舒聲促化現象》(1995)對舒聲字的促化現象做了清楚的描述。文章一開始舉吳語中熟知的例，如上海“葡萄”白讀[bəʔ₂ dɔ˨˥]，蘇州“獼猴”說成[fiuɣ₂ ɛsən]。“鼻”字《廣韻》《集韻》都為去聲至韻字，上海說[鼻頭 biɛ₂ dɣ]，蘇州說[鼻頭 bəʔ₂ dɣ]。這三個語詞的上字的喉塞音韻尾-ʔ，像是入聲，其實是舒聲促化所致。鄭張先生又以去聲的“個”字為例，說明吳語裡的舒聲促化現象，今轉引如下：

個 浙江衢州 kəʔ 一~, ~里, 你~(的) | 常州 kəʔ 一~, 好~(的)
蘇州 kɣ₂ 一~人, 該~(這個), 我~(的), gɣ₂~個(這個)

¹ 丹陽話表示“這個”的語詞，趙元任(1928)寫作葛葛 kəʔ kəʔ，錢乃榮(1992: 977)寫作葛葛 ki kəʔ，蔡國璐(1995)寫作格個 kəʔ kəʔ。

上海 $gəʔ$ ($ɦəʔ$) 一~, ~ (這個), 伊~ (他的) 丹陽 $kæʔ$
 哪~, 你~ (的) | 溫州 kai_3 , ²~ (這個), kei_3 ~ 隻 (這
 只), ~ 日 (今天)

據此, “個”字丹陽話說 [$kæʔ$], 吳江話、常州話、金華話、衢州話說 [$kəʔ$], 上海話說 [$gəʔ$] 都是因為舒聲的“個”字促化。

吳語有聲母濁化的現象。上海話完成貌的“仔 ts_1 ”字(吃仔飯哉), 趙元任(1928: 25)所記的是 z_1 。同樣的, 葛 [$kəʔ$] 字的聲母濁化就變為上海話的“搨 [$gəʔ$]”。

現在討論文獻裡用作助詞的“個”字。

曹廣順《近代漢語助詞》(1995)頁142以下對結構助詞“個”的來龍去脈做了深入研究。

他先從現代漢語方言中尋找“的<底”和“個”這兩個結構助詞的蹤跡。“現代漢語北方話裡, ‘的’均讀 $tə$ 或 ti ”“而在東南方言中, 相應的助詞大多是個舌根音聲母構成的音節, 例如蘇州 $kəʔ$ 、 $gəʔ$, 溫州 kei , 南昌 ko ……等”。“從語音上看, 北方方言中: ‘的’與‘底’有繼承關係, 東南方言中讀舌根音聲母的音節, 應與唐五代以後的‘个’關係密切”。他又說:

或許從唐五代到現在, “个”和“底”關係始終如一: “个”是用於南方某些方言的助詞, “底(地)”是官話(共同語)中使用的助詞。

然後曹先生列舉《景德傳燈錄》、《朱子語類》、《張協狀元》裡助詞“个”的用例。今轉引如下:

个(助詞)

師云: “你既不會, 後面个僧祇對看。”(《景德傳燈錄》, 卷八) | 因問: “如何是第一月?” 玄沙曰: “用汝个月作麼?”
 (同上, 卷二一)

告子既不務知言, 亦不務養氣, 但只硬把定中間个心, 要他不動。
 (《朱子語類》, 卷五二) | 今日問个, 明日復將來溫尋, 子細

² “個”字上古歌部, 漢代音 kai 。量詞“個”潮州、梅縣、溫州說 kai 。蘇州話的“該个 $kə kaʔ$ ”這個, 黎川話的“該个 $koi ko$ ”這個, 上字“該”可能本字是歌部的“個”字。

熟看。(同上,卷一一五)|若只塊然守自家个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都莫思量,這卻甚易……(《朱子語類輯略》,頁19)³|緣他都不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个模子。(同上,頁266)

莫怪說,你个骨是乞骨。(《張協狀元》,四出)|山高處个人,好似奴家張解元。(同上,四一出)| (日)神道不吃肥个。(淨唱)肥个我不嫌,精个我最快。(同上,一六出)

南戲《張協狀元》與《小孫屠》、《宦門子弟錯立身》均收入《永樂大典》一三九九一卷,一般認為是南宋作品。《朱子語類》也是南宋作品。南宋是個雙語社會,從汴梁來的士族說官話,本地人說吳語。南宋作品摻雜着吳語的成分,反映南宋社會的雙語結構。

為什麼那麼多的贛方言、吳方言“個”字都有近指,量詞和結構助詞的用法?我們猜想其中的發展過程經過兩個步驟。

(1) 劉知幾《史通》裡的“渠”、們(伊?)、底、箇,江左彼此之詞”,那句話的“箇”是量詞,南北朝已經成為泛指的陪伴詞(劉世 1965: 82-85),《史通》用宋稱江左的指示詞。原因大概是:指示詞(如“這”、“那”)有“個體化”的作用,量詞“箇”也有“個體化”的作用,兩者又都出現在名詞之前,所以量詞“箇”容易轉為指示詞。

(2) 一旦“箇”用作近指詞(如“箇人諱底?”),變為助詞只是早晚的事。甲骨文裡的“之”只是指示詞(“之夕”“之日”),金文裡“之”字才用作助詞(相當於白話的“的”),如:“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盩駟尊)|薄伐玁狁,於洛之陽。(《虢季子白盤》)。(陳初生 1980: 275)。《詩經》“在河之洲”,按照俞敏(1987: 154)的說法,可以讀作“黃河這小島上”。同樣的,近指詞“箇”(相當於“這”,先秦的“之”)也可以變為助詞“個”。

我小的時候在上海待了八年,還記得上海話“搨[gaʔ]搨[gaʔ]人搨[gaʔ]書”意思是“這人的書”。“搨搨物事是啥人搨?”意思是“這個東西是誰的?”。晚年想弄清楚這三種搨[gaʔ]字的來源是什麼,於是去查書,居然在呂叔湘、曹廣順、鄭張尚芳三位先生的著作裡找到答案。呂叔湘先生的《近代漢語指代

³ 引自吳福祥(2004: 244)。

詞》、曹廣順先生的《近代漢語助詞》是我案頭常備的參考書。最近才發現兩本書都有吳語歷史語法的資料。自己讀書不仔細，深感慚愧。

另一方面，我也去查了五本方言詞典，結果抄在《附錄》裡。

我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希望方言工作者多讀呂淑湘、曹廣順、顏森、鄭張尚芳這幾位先生的著作。不讀這些著作，不跟其他方言作比較，結果就是《附錄》裡上海話、丹陽話、金華話的描寫。

附錄

熊正輝《南昌方言詞典》（1995: 66-67）

1. [箇] ˊko ①這：～是什哩啊
2. [個] ko² 量詞：一～人
3. [个] .ko 基本上跟北京話的“的”相當：還分你～我～？

張惠英《崇明方言詞典》（1993: 195, 116）

1. [個] kə² 那、這：～本書是我個這本書是我的。[個個] kə².go 那個。
2. [個] .go 量詞：一～人
3. [個] .go 助詞，基本上相當於北京話的“的”。我～書。

蔡國璐《丹陽方言詞典》（1995: 295-296）

1. [格] kɛ² 近指代詞，這。[格個] [kɛ² kɛ²] 這個
2. [個] kɛ² 量詞，用於個體事物：一～人。
3. [格] kɛ² ①用在定語的後面，相當於北京話“的”：我～衣裳

曹志耘《金華方言詞典》（1996: 251-252）

1. [格] kə² 指示代詞，這：～個／～些／～裡
2. [個] kə² 量詞：一～人。廣韻箇韻古賀切，去聲。金華讀如入聲。
3. [箇] kə² 助詞，大體上相當於北京話的“的”：我～書。

許寶華、陶寰《上海方言詞典》（1997: 347）

1. [搵] gə² 近指代詞，相當於“這”。[搵個] gə² gə² 這個
2. [個] gə² 量詞：一～人
3. [個] gə² （或 hə²）結構助詞。相當於北京話的“的，地”：我～書。

參考文獻

- 蔡國璐。1995。《丹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曹廣順。1995。《近代漢語助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曹志耘。1996。《金華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昌儀。1991。《贛方言概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陳初生。1989。金文語法的幾個問題。收錄於劉翔、陳抗、陳初生、董琨編：《商周古文字讀本》。北京：語文出版社，頁 273-284。
- 劉世儒。1965。《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呂叔湘。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 錢乃榮。1992。《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吳福祥。2004。《《朱子語類輯略》語法研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
- 熊正輝。1995。《南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許寶華、陶寰。1997。《上海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顏森。1990。談談跟考本字有關的幾個問題。《中國語文》第 4 期，頁 276-279。
- 顏森。1995。《黎川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俞敏。1987。《經傳釋詞凡記》。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張惠英。1993。《崇明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趙元任。1928。《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
- 鄭張尚芳。1995。方言中的舒聲促化現象。《中國語言學報》第 5 期，頁 172-183。

美國 紐約州 伊薩卡 康奈爾大學 東亞研究學系

The Deictic, Classifier, Determinative Particle 箇 in Gan and Wu Dialects—A Historical Inquiry

Tsu-Lin Mei

Cornel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use of the classifier 箇 *ge* as a deictic particle arose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6th century, and its use as determinative particle arose, also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12th and 13th century). The triple use of the particle 箇 *ge* persisted in Gan dialects such as Nanchang and in Wu dialects such as Danyang, Jinhua and Shanghai.

Keywords

Gan dialects, Wu dialects, deictic particle 箇, determinative particle 箇